



儒雅亦吾师

文/彭卫平

在教过我的老师中，有一位年龄跟我相差不多，而且是位特别“不显老”的老师。有一回，我去他任教的学校寻他，遇上他的一位同事，我向对方打听他的去向。对方上下打量着我，似乎有些不信：“他是你老师？不会吧，瞧你……”

我有点发窘，他大概看出我的尴尬，赶忙打住话题，说：“我带你去他办公室找找吧。”那年，我才40岁出头，可在那人眼中，倒显得我为“长”，我那师尊为“幼”——大我几岁的老师的“年轻态”多么令人羡慕！

时光之轮仿佛在我师尊身边停转。自我30多年前做了他的学生，到如今与他偶尔在街面遇见，他通体洒脱，浑身活力，全然不似年近退休之人。

还是揭开我那师尊的身份谜团吧。他跟我同姓，而且同宗同源——按照族谱，彼此属于同辈。他，大名“怀淑”，挺大气、得劲的一个名儿。怀淑老师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，他任教的次年，我考入这所学校的高一年级。高二分文、理科，我选学文科。他是学校唯一文科班的班主任，兼教语文与历史。

在未进他的班级前，我跟高一的不少男生（肯定包括女生）早已“注意”到他了。校园刚入职的那些年轻教师中，个头最高大、魁梧的那个，走路步履最稳健的那个，举止风范最儒雅的那个，毫无悬念，就是他！那年代，“男神”这个称呼还不曾流行，但他与这称谓足够般配了。

我不知道是否有女生因为迷恋怀淑师的外表而选学文科，但他的超高人气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证明之一是，学校的一名年轻、漂亮的女老师，据说撒下众多的追求者，却主动向他走近……

怀淑师以胜利者的姿态“走红”于校园，我们一班文科生对他春风得意的“情史”个个心照不宣。不过，他最终征服我们的还是他的丰赡素养与卓然格局。他博闻强记，积累深厚，且善于引述发挥。他的语文课，说古道今，溯源究本，自成一体；他的历史课，臧否人物，品评史事，褒贬有度，从不走极端。虽然他尚年轻，教学经验储备不足，但他大抵能游刃于课堂，让我们受益匪浅。我们那一届文科班，多名学生高考后被大学录取，斩获之丰，一时在学校所在的小镇传为佳话。

怀淑师特别器重喜欢独立思考、见解卓尔不群的学生。他常说，文科生研习功课应该尽量避免人云亦云。也许，我属于那种习惯“剑走偏锋”，学习上惯

于逆向思考的学生，他对我的赞许不时溢于言表。曾经，他在给我们讲授二战前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时，他要求我们对此事做出评论，我冒然一句“美国人玩火自焚”，竟然让他激动许久。

怀淑师从来不苟责学生，除非学生的品行出现有悖人格的瑕疵。他陪伴了我们两年，也像一位暖心的兄长，包容了我们两年。文科生向来思想活跃，喜欢议论、评点身边之事，有时不免出现偏差，甚至不乏主观臆断。班里的一名女生，好学勤问，怀淑师自然欣赏有加，辅导方面也是不遗余力。有学生妄加揣测，说怀淑师与那女生接触过于暧昧。此类传闻犹如火燃干薪，极易扩散、传播，怀淑师耳根自难清净。我们都预料他会大为光火，谁知他却轻松化解，以一番戏谑之语让谣言消弭于无形，也让诽谤者自惭不已。

怀淑师不会轻易爆粗口，尤其对待我们这些学生。哪怕我们做错什么，他也不会过分指责，顶多是旁敲侧击，予以警醒。在他多年熏陶下，我们这个文科班学生似乎人人成了谦谦君子。同学之间，惹是生非的少，有伤和气的争执少，故意制造班级矛盾的更少。至今记得，六十多名学友，在毕业离校那一刻，执手相望、相拥而泣的场面令人动容。

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的教师，怀淑师一直关注学生中的“文学苗子”，可惜我们这些乡村孩子，大多天赋平平，难称其愿。不过，他对我这个向来木讷寡言的学生似乎高看一眼。有回他测试我们的诗文作业，布置了一道诗歌写作题。我的一首小诗引发了他浓厚的兴致。他在课堂上啧啧称赞，说此诗结构精巧、语境出新云云，引来大家一片掌声。那是我初次接触诗歌写作，作品其实相当稚嫩，但怀淑师不吝褒扬之声，让我日后趋向缪斯之神引领的道路更加坚定。

为了丰富我的文学素养，怀淑师后来还主动借给我几册文学类书籍，其中有一本是介绍宋词的，几乎让我手不释卷。虽然我资质愚钝，难以领会古典诗词之妙，但我对现代诗歌写作却情有独钟，并且小有所成。倘若没有怀淑师当年的鼓励与帮助，我兴许仍旧徘徊于迷人的文学圣殿之外。师者，若能在传道、授业之余，像怀淑师那样，助力学生开启人生另一扇风景之门，功莫大焉！

怀淑师期许我学有所成，所幸我高考运气不错，被本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“捡漏”录取。这所学校，也是怀淑师就读过的大学，专门培养中学师资。我此

间毕业后，毫无悬念地成了一名教师，而且，任教的学校就毗邻我的高中母校。我与怀淑师成了同行！只是，我教初中，他仍在高中年级把关。

乡村学校的工作节奏历来舒缓而从容，这种节奏对于中老年教师来说也许最为合适，可对于胸藏丘壑、大志凌云的怀淑师来说，却未必相宜。在任教数年之后，怀淑师开始走上一条充满艰辛与挑战的考研之路，并且他鼓励我也尝试一番。在那个年代，考研上岸意味着更高层次，也是更具吸引力的“第二次就业”。而且，对个人专业水平提升也大有裨益。当然，由于考试难度大，招录人数有限，能够成功上岸者几乎百里挑一。怀淑师专业功底深厚，唯外语知识储备严重不足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，好几年没摸外语书，就差a、b、c几个字母没忘记。我毕业时间晚，外语能力比他稍胜一筹，而专业知识方面，则羞于与他比肩。

由于各自的学科短板，导致我们的考研困难重重。在多次折戟之后，我们的心态近乎崩溃。尤其是初试专业成绩出类拔萃，而录取无门的怀淑师，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戏弄，他欲哭无泪。记得无数个春末，在邮递员送来装有考研初试成绩的信封后，我们的双手像触电一般，竟然颤抖着不敢去开启。而在开启后的瞬间，我们的表情会突然凝固，之后眼中仿佛有泪珠飙出。同样的窘境与挫败感，让我与怀淑师惺惺相惜。我们尺牍往来，聊相宽慰，片言只语，没有半句客套话，也没有过多的嘘寒问暖。面对同样一抹黯淡的春色，我们一起低头走过，相互约定，留得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
在放弃考研若干年后，怀淑师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被选聘到一所城区省级重点中学任教，我也在教体局组织的选调考试中胜出，进城执教了。而这次，我们任教的两所学校依旧是毗邻之地。只不过，我在区属普通中学，而他那学校乃城区一流高中。我后来悟到：付出的努力终有回报，只是回报的方式不一而足。在三尺讲台，怀淑师从来不输于他的同龄人，他是一枚金子，光芒谁也掩盖不住。

由于城区学校工作忙碌，我与怀淑师的交往渐稀。他在教学上仍旧如鱼得水，多年在高三年级带班，而且成绩斐然。在乡村学校，怀淑师为教学领军人物，而在这所享誉已久的省级重点高中，他也能够站稳脚跟。凭实力说话，靠本事延誉，怀淑师就认这个理。

相较于部分同龄教师活跃于学校管理层，怀淑师似乎更执着于教书育人这“一亩三分地”。他说话耿直，处事磊落，

不偷巧于人，也不尚逢迎之术，在校领导面前向来不怎么讨巧，因而失去很多晋职的机会。有人替他惋惜，可他优哉游哉，仿佛心无旁骛。对此，他有自己的理解：单纯的人生足以保持人格的独立，这点比什么都重要。

在临近退休这些年，怀淑师没有向学校要求减轻课务，工作量超过许多年轻教师。几十年的教学生涯，他不想那么快“掉队”“躺平”。只要学生需要他，他愿意稳稳当当在讲台上站下去。

怀淑师挥鞭乐此不疲，而且教学成绩多年领先于大多数学科同仁，这让同为人师的我们钦敬不已。有人戏言，他一生就吃教书“一碗饭”，怎么能不吃好？我看未必，在教书之余，他的兴趣并不贫乏。他的硬笔书法超伦美妙，他的古典文学素养更是有口皆碑。这些年，从一些渠道得知，他成了市级历史文化学会的骨干会员，还兼任了市诗词学会、曲赋学会的副秘书长，他负责主编的市级诗词专辑因作品质量上乘而好评如潮。

或许人文素养深厚，他与人交谈，或取喻精当，妙语如珠；或用典奇巧，信口成章。不过他一向谦和，很少炫耀自己，与人逗趣时，喜欢笑语连串，但笑而不腻。

有人说，在怀淑师门下的弟子中，我有六七分像他。虽然我不完全认可，但怀淑师谦儒雅之风一直影响着我。他主张待人务须宽厚，凡事不必争强好胜；认准自己脚下的道路，踩出属于自己的脚印。这些处世理念，在我身上大多留下过烙印。

怀淑师素知我挚爱文学，而且矢志不移。每回知悉我有新作问世或作品获奖之类的消息，他倍感欣慰，甚至不忘人前夸耀。他勉励我，哪怕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只要精诚持之，孜孜求之，勤勉为之，必有惊世之功。他不担心我超越他，甚至希望我能超越他，后生可畏，青胜于蓝，才是正道！

再过一两年，怀淑师就将告别耕耘大半辈子的三尺讲台，安享退休时光。他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爱好了。他有一大帮年龄相仿、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大家平时一起雅集，一同唱和。想必，一声声雅韵，一曲曲新词，平仄世界，他与那些文友们余生的天空定然绚丽多彩。

我也有个心愿，闲了时，跟怀淑师学学古体诗词写作。在我眼中，他是大神，我是菜鸟。“今看花月浑相似，安得情怀似往时。”怀淑师，是否还允许我重归你门下，为你掌灯，陪你远行？